

談史前文化展示之源頭： 以東部考古發現為例

葉美珍

副研究員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yemt@nmp.gov.tw

摘要

史前館 2000 年代初期營運之展示廳常設展在近 20 年後迎來更新工程。臺灣史前史廳常設展依時間、空間之穩定架構，以既有典藏標本為主，借展標本為輔，更新臺灣史前史之展示內容。其中有關東部重要史前文化之展現，多係來自 20 多年執行考古工作所辨識、建構之內容，成為展示之源頭。由於呈現展示主題之有利條件來自史前遺址成型器物與現象之發掘採集，本文在東部史前遺址中選擇 3 處重要遺址，包括卑南遺址、長光遺址及舊香蘭遺址等，淺談發掘梗概及文化類型相關性。史前遺物採集不易，而史前器物在地下保存數百年甚至數千年，又能夠隨機出土而被採集、修復，進而展示在群眾眼前，一連串的因緣際會帶來基本的感動，是史前文化展示的基本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東部史前文化展示、卑南遺址、長光遺址、舊香蘭遺址、陶器實體修復

On the Origin of Prehistoric Culture Exhibits: Related Cases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Eastern Taiwan

Mei-chen Yeh

Associate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Taiwan

yemt@nmp.gov.tw

Abstract

The permanent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Taiwan (NMP) recently underwent a major overhaul after nearly 20 years of operation. Based on its stable spatial and time sequence structure, the museum's Taiwan Prehistory Hall was updated mainly with existing artifacts from the NMP's collection supplemented by artifacts on loan from other organizations. The content related to prehistoric culture in Eastern Taiwan comes mostly from archaeological work over the past 20-plus years. Since the exhibit of prehistoric culture is aided by objects and phenomena excavated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excavation and culture types at the three major sites of Peinan, Changguang, and Chiuhsianglan in eastern Taiwan. Extracting prehistoric artifacts is no easy task. These objects have been preserved underground for hundreds to thousands of years. Being able to remove, restore, and display them in a way that touches the public is the foundation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presenting prehistoric culture.

Keywords: Exhibition of eastern Taiwanese prehistoric culture, Peinan site, Changguang site, Chiuhsianglan site, ceramic artifact restoration

一、前言

在本館有關史前史廳的展示更新中，展示內涵加入近 20 年來全臺新增考古資料及研究成果，除本館執行之考古工作成果外，亦向友館、大學及文資管理單位商借標本，依臺灣史前文化發展時序、區域與工藝進展之軸線引導觀眾進入史前文化世界，並輔以主題式的展示詮釋。

本館肇基於卑南遺址搶救發掘工作所引發的文物保存、研究、展示推廣及遺址保護等因應工作的執行，史前文化展示之源頭也正是來自各地史前遺址重要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回顧本館 1990 年代籌建初期，展示用考古文物標本極度缺乏，自有展示物件僅來自臺東縣府移轉及私人捐贈，因此早期考古人員必須以筆路藍縷的精神執行考古調查、發掘工作，幸因發現新遺址與其物質文化，得以應付展示之所需，時光飛逝，如今再度迎來常設展廳展示內容之更新。

本次史前廳更新內容中，如同第一期展示，因本館所在地理環境，有關東部史前文化之展現勢必成為重點特色。本次東部史前文化展示內涵，多係來自本館籌建以來筆者與同事李坤修（以下稱筆者等）執行考古工作所辨識、建構之內容。由於呈現展示主題之有利條件來自於史前遺址完整度較高器物與現象的發掘、採集，使史前文化人群製作、使用的器物在地下保存數百年甚至數千年後，又能夠隨機出土而被採集，進而展示於觀眾眼前。

本館立基所在的卑南遺址，遺址面積及文化層豐富度俱佳。範圍廣大的卑南遺址¹，自 1980 年代臺東車站用地搶救發掘工作以來，其文化層辨識經過長期的過程。由於卑南遺址含河階及段丘山麓地形，自然堆積各有不同，而且各文化時期的佔居範圍及使用密度有所差異，由歷年考古資料來看，可了解各局部區塊不同文化層發展關聯性，也有助於推測不同文化時期居民於遺址土地的佔居、活動等利用範圍。卑南遺址文化層序以使用石板棺葬並陪葬玉器的卑南文化最為著名，在 2000 年代以後，則辨識出卑南遺址保存之鐵器時代三和文化早期文化相。

由卑南遺址往外看，卑南遺址所蘊含的不同時期文化層，均與同時期其他東部史前遺址有所關聯。史前文化的建構有賴大區域考古資料，可以說，筆者（等）自 1990 年代以來的考古工作即是在於了解卑南遺址，同時觀察東部其他史前遺址。當時所執行之

1 經過多年的遺址面積討論，管理層面約以 53 公頃為基礎共識。

相關計畫密集地調查、發掘花東地區已知及新發現遺址，在東部各階段遺址的考古工作，不僅建構文化類型，回過頭來更加確認卑南遺址因位處海岸及縱谷南端交會之大型河階面，於不同文化時期都是當時的重要村落。

東部史前文化，因卑南遺址及幾處重要遺址之重要現象與器物，而得以建構，本文選擇其中三處重要遺址來加以概述，包含卑南遺址、長光遺址與舊香蘭遺址，以下由卑南遺址與文化開始淺談之。

二、卑南文化與東部文化

在第四展廳展示新石器中晚期東部素面紅陶文化特色，包含花岡山文化²、「長光類型」及卑南文化，均為東部距今 3000 年前至 2300 年前的史前文化。

1990 年代至今，筆者（等）之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花東海岸區域，各文化或類型建構自典型遺址的考古發掘，例如以花岡山遺址、鹽寮遺址及嶺頂遺址之考古發掘成果建構花岡山文化(葉美珍 2001)，在長光遺址與城子埔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工作後建構「長光類型」(葉美珍 2003、2004、2012)。卑南遺址的考古發掘則接續自 1980 年代搶救發掘時期，雖然發掘規模相對較小，但稍擴增發掘地點，建構了卑南文化晚期及金屬器時代的三和文化。其中卑南遺址及花岡山遺址發現自日治時期，其他遺址發現較晚，筆者即見證長光遺址及城子埔遺址在 1990 年代發現過程，而上述遺址經過發掘及研究後，顯示新石器時代的三文化類型為當時東海岸主要玉器文化，保存臺灣史前玉器傳統興盛時期的文化面相，是展現玉器文化的關鍵類型。

東海岸三文化類型的關係可見於石板棺、玉器及陶容器等文化要素傳佈，三文化皆有石板棺葬及玉器陪葬行為，但以卑南遺址石板棺葬數量及陪葬玉器的質量最為著稱，長光遺址與花岡山遺址已出土石板棺數量較少，陪葬玉器相對較少，且常伴隨甕棺葬，「長光類型」墓園現象將敘述於下面章節。

由陶器來看三者文化關係，目前推測卑南文化早期素面陶器可能受「長光類型」直接影響，並受花岡山文化間接影響。居於海岸北段的花岡山文化其主流暗橙色陶器多無把或帶少量魚尾形、獸形把，其外來陶器為少數橙紅色大型陶器以及帶豎橋把陶器，後者正是「長光類型」的主流陶器，「長光類型」亦有少量帶橫把陶器及花岡山文化的魚

2 本文所談為花岡山遺址較早的素面陶文化。

尾把陶器。卑南文化則以橫把陶罐作為生活用陶器，陶器群大小體積範圍頗大，其中與「長光類型」形似的帶豎把陶罐在卑南文化縮小為小型器，主要作為石板棺陪葬品。三文化或類型均有可作為甕棺葬具之大型帶圈足陶罐，然卑南遺址尚未見到大陶罐作為成人甕棺葬具，其間葬俗略有差異，顯示人與物質傳布、交流後所產生文化面相複雜，然仍各有文化特性。

在玉器方面，卑南文化雖然距離玉礦產區較遠，然製作及使用大量玉器，石板棺陪葬玉器多種類、形式，質量均較為盛大，顯現處於玉器製作使用之繁盛階段，成為卑南文化最為著稱的特色。展廳中卑南遺址出土之喇叭型玉環、鈴形玉飾、人獸形玉玦、長玉管組件與花岡山文化蛙形玉飾為國寶玉器展示區焦點。

此外，古代聚落由礫石、板岩構建之遺存在卑南遺址保存面積大，完整度高，1996年後發掘之「考古現場」古代聚落建築結構遺存成為展示廳的復原場景（Tableau）。

「考古現場」揭露之古代聚落建築屬卑南文化晚期，當時使用大量中央山脈變質岩石材，如板岩、片岩、變質砂岩等，似乎是以山地資源適應為本質。在花東縱谷、紅葉溪以北，與卑南文化晚期約同時期遺址亦採用類似的變質岩大型石柱，例如花蓮縣的富里山遺址、公埔遺址、掃叭遺址等著名遺址，以往可能被歸屬為卑南文化，然陶器方面並未與卑南文化完全相同。

卑南遺址在 2000 年代出土鐵器時代三和文化土坑葬群（李坤修 2002），在卑南遺址土坑葬，與石板棺葬俗迥異，被埋葬的人們在距今 2300 年前左右來到卑南古聚落，伴隨高溫工藝傳入，陪葬品包括鐵器、琉璃珠等，以及風格獨特的印紋陶器，明顯進入三和文化時代。卑南遺址的三和文化層雖然揭露面積不大，但重點式地啟發後來三和文化相關研究，該文化中晚期遺留可見於後面章節介紹的舊香蘭遺址。

卑南文化晚期及三和文化早期遺存除卑南遺址外，亦可見於紅葉溪以南數處出土石板棺及帶橫橋把、豎橋把陶容器之遺址，這些遺址多兼存卑南文化晚期及三和文化聚落遺留，房屋遺留常使用大型變質岩石柱等，同時橙色印紋陶器逐漸增加。相關重要遺址主要為老番社遺址、射馬干山遺址、上里遺址、紅葉遺址等，亦即初鹿通谷西側山區為卑南文化晚期遺址的主要分布區，文化發展延續到三和文化階段。

三、長光遺址與「長光類型」

「長光類型」辨識自長濱鄉兩處相鄰的遺址——長光遺址與城子埔遺址，位於臺 11 線公路西側古沙丘，距離海岸線約 400 公尺，其中長光遺址於 1993 年因地主挖砂整地而露出鑿於凝灰岩大岩塊之岩棺（圖 1），遺址因之確定及命名，筆者（等）得以訪問地主岩棺出土過程（葉美珍 1993）。隨後幾年持續進行較密集的考古調查與試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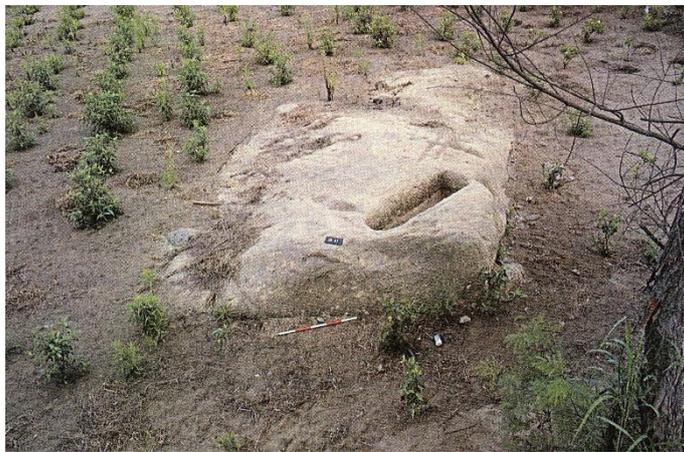


圖 1 長光岩棺發現初期狀態。

不過遺址所在沙丘露出的文化現象鬆散而零星，直到 1998 年兩處遺址因考古工作規模擴大後才辨識出墓園現象(葉美珍 2012)，尤其長光遺址保存近於完整的墓園結構，包括石板棺墓葬、礫石列及陪葬品，其現象如圖 2 所示。長光遺址考古工作適值博物館籌建時期，出土器物立即成為展示廳的重點展示，墓園現象也成為復原場景之一，由於沙丘上的史前墓園及陪葬器物具有文化脈絡性，可成為史前文化特徵之典型供其他遺址比對，此相當難得的文化現象保留在更新後的展廳。



圖 2 長光遺址陶器群出土。

(一) 墓園現象

由最完整的一處墓園現象來看（圖 3），其主要結構是以單層四道安山岩礫石排列成長 4 公尺、寬 3.8 公尺的近方形礫石列，四道礫石列中以東側及南側保存較為完整，西側及北側礫石列各有數顆礫石被擾亂而移位。礫石列近呈水平，推測當時在排列前應作過整地。



圖 3 墓園現象及陪葬陶罐。

石列內部稍偏東側埋藏一具板岩石棺（圖 4），石棺長軸呈 $N13^{\circ}E$ ，礫石列與石板

棺長軸大致平行。石板棺蓋板殘損且已被擾亂位移，離開石板棺位置，石板棺保存東側板及北側板，附近並有其他散落小板岩片。



圖 4 墓園中的石板棺。

陪葬品於礫石列範圍之內外皆有分布，許多塌陷的陪葬陶器堆疊在礫石列上。可歸入此礫石列陪葬品者包括石質鏃鏃、矛鏃、玉玦、玉管珠、石環及陶紡輪，這些小型陪葬散置礫石列內外，有些放置陶器中。就密集度而言，陶器群是主要的陪葬物。

陪葬陶器群部分嚴重碎裂分散，部分為原地垮裂。小型鉢、豆形器疊置於中型圈足罐上並同時垮裂形成厚陶片堆。陶片堆層層清理，當清理完圈足罐之垮裂腹身後，可見到陶罐圈足安穩立在沙地上，中型圈足罐之圈足高度可在 20 公分以上，成群排列頗為壯觀，這也就是「長光類型」最具特色的大圈足陶罐。

特別的是礫石列附近有數個圓腹罐被一剖為二，掀開來裡面是人的頭骨，還伴隨有玉玦，研判類似馘首後裝飾人頭之習俗，而對象是敵是友自是無法確定。

此外墓園還伴隨有甕棺葬，甕棺葬具多為大型陶罐，長光遺址該次出土之陶器群中推測可能為甕棺葬具者 17 例，大致而言，甕棺葬具主要為大型的無把、敞口圈足陶罐，多數以單一陶罐為葬具，出土時陶器垮裂成堆，大多數葬具保有口緣，比較完整甕棺包括 1 件以大型敞口圈足罐於腹部切一缺口，出土狀態為平放，應足以蓋住人體。另有甕棺為 2 件陶器互扣而成，1 件大型無把敞口圈足罐及 1 件雙橫把、斂口圈足罐兩者口部相對、互扣平放，所構成之甕棺長度 90 公分。甕棺葬多為斜立或平躺，直立者極少，

其中最大直立甕棺葬以廣口缸形器作葬具。甕棺內有陪葬玉玦者，甕棺外則常見零星小型陶器，亦可能為甕棺葬之陪葬物。

(二) 陪葬器物

長光遺址陪葬器物包含玉器及陶器，所陪葬玉器與卑南遺址相較，出土種類、數量及密度均有所不及，但是玉器色澤與質地良好（圖 5），少見風化者。玉器（含臺灣玉及蛇紋岩質）包括工具類與裝飾品類，其中工具類標本與裝飾品類數量相當接近。陪葬陶器包括大圈足罐（圖 6）、豆形器、瓶形器、鉢形器等等。



圖 5 陪葬玉玦。



圖 6 陪葬用帶豎把、大圈足陶罐。

(三)「長光類型」內涵

長光遺址素面陶文化層未存在聚落生活遺留，其主要遺存為墓園現象，有關當時聚落所在其實值得作進一步探尋。而遺址使用之陪葬陶器應來自日常生活陶器群，日常使用與陪葬陶器不致有太大的差異，當時暫將墓園及遺物所代表的物質文化稱為「長光類型」。如前面章節所言，陶器類型及墓葬行為顯示「長光類型」與同時期東部其他文化如花岡山文化、卑南文化有著密切關係。

長光遺址墓園現象顯示該文化類型盛行祭祀行為，陪葬品多樣化而多量，而陪葬陶器的散置四處與局部區域集中壓疊，顯示不同時間選擇不同地點，且密度不同，祭祀行為可能持續數年，執行者模式不同。其中以人首祭祀之行為帶出當時可能有獵首行為。而如此慎重的墓園中心所埋入的石板棺內應是重要人物，如部落領袖、頭目之類。這與卑南遺址卑南文化時期男女老幼皆使用石板棺葬的思維不同，或可能與長光遺址距離板岩產地較遠，石板較為難得有關。

「長光類型」與卑南文化同樣是工藝水準頗高的史前文化類型，最顯著的表現在於許多薄胎大型陶器的製作，以及精美石玉質工具、玉質飾品等。而長光遺址的古代陶匠也在陶器捏塑人像，可能以自己為主角，也或者是陶匠認可的相貌。

那是在發掘工作結束後一段時間，於地表調查所採集的一件精美小陶偶，應是陶鉢或陶盤的把手，高僅數公分，造型雖簡約卻很傳神，呈現當時陶匠的捏塑工藝，以及對於人物的詮釋，人偶圓顱、深眼、寬鼻、大耳，耳垂帶有耳洞，顯示男生戴耳飾，頗具南島民族風格，人偶雖小氣勢有如小巨人（圖7）。

最後，墓園處於海岸沙丘應有其選擇性，長光遺址所處沙丘位置靠山面海，視野遼闊，夜晚可見滿天星斗，尤其閃耀而碩大的北斗七星出現山邊天際線，幾乎與山同高，如此迷離星海似乎容易引發人們對於神靈接觸與死後世界的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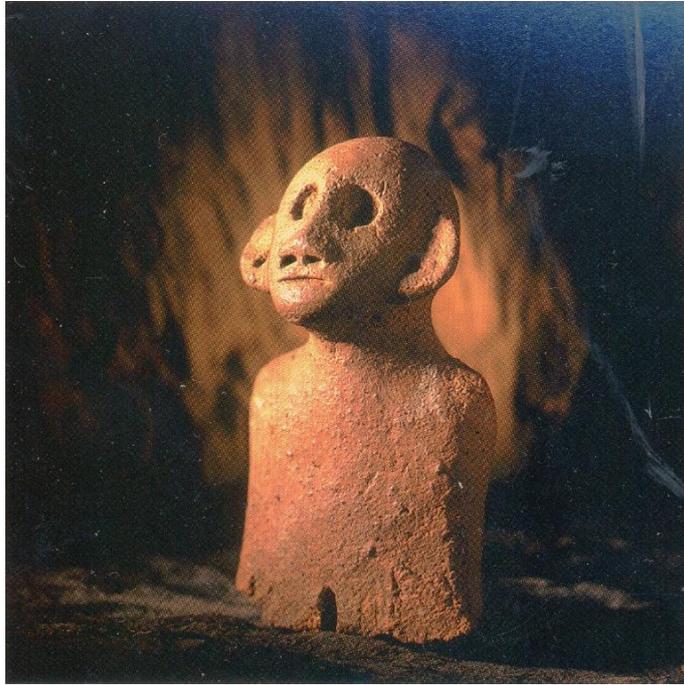


圖 7 小陶偶為陶器把手。

四、三和文化——卑南遺址與舊香蘭遺址

(一) 卑南遺址的三和文化相

卑南遺址除新石器時代文化遺留外，在日治時期發掘中已出土過鐵器，而較明確的鐵器時代遺留，則出自 1990 年代以後在臺東新站南方鐵路兩側區域的考古發掘工作(李坤修 2002、2015c)。

目前卑南遺址三和文化層之考古資料主要來自列冊遺址東半部發掘工作。按卑南文化公園路南側的列冊遺址範圍包含卑南文化晚期至三和文化早期之遺物或文化層，其中在「歷史建築國本農場」南側區塊以三和文化早期文化層為主。

三和文化在卑南遺址約在於 2300B.P.年至 1900B.P.，接續卑南文化之後發展，屬於三和文化早期文化面相，曾出土生活面的灰坑，墓葬區的土坑葬(圖 8)，陪葬品可見鐵質矛頭、鐵塊、琉璃珠、帶三角把之陶器(圖 9)等。其與卑南文化之間或有直接關

係，三和文化內涵的辨識及確認可佐證卑南文化後續發展方向主要在卑南平原及東南海岸。



圖 8 卑南遺址土坑葬（李坤修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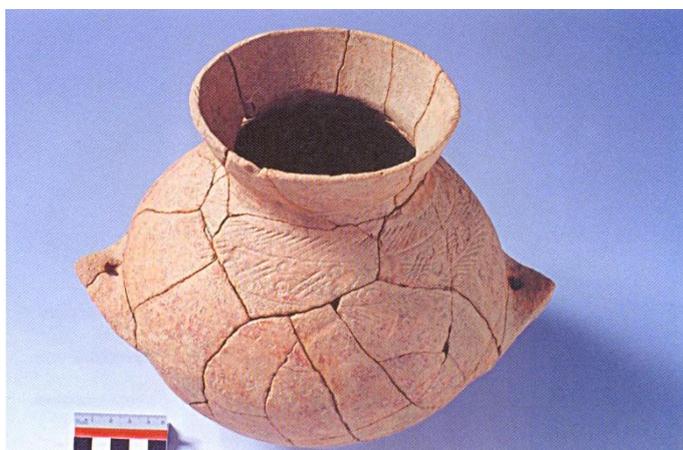


圖 9 土坑葬陪葬陶罐。

（二）舊香蘭遺址的三和文化相

舊香蘭遺址位在臺東縣太麻里溪口南側海岸沖積平原（圖 10）、臺 9 線公路東側海岸，該路段距離海岸線約 500 公尺，以地理環境而言，通常判斷公路東側存在史前遺址之可能性低。直到 1998 年有地主在公路東側菜園挖掘蓄水池，發現一具石板棺，進而

發現此一遺址。遺址大部分為私有菓園，筆者曾以遺址及石板棺之發現為題報導於臺東文獻期刊（葉美珍 1999），2003 年至 2007 年的考古工作證實遺址含括釋迦園至海灘區域，考古發掘後推測舊香蘭遺址約 20 公頃，舊香蘭遺址乃於 2007 年指定為縣定考古遺址。



圖 10 舊香蘭遺址緊鄰海岸。

對於舊香蘭遺址海岸區考古發掘工作值得提及的是，因遺址所處環境導致發掘過程非常艱辛，最大不利因素來自風，包含颱風、季風及焚風，均屬臺東每年常有的氣流現象，因為田野地點就在海灘邊，等於直接在海岸邊體驗氣流現象。2004 年有多次颱風影響東海岸，緊鄰海岸線的海岸區搶救發掘工作執行近 7 個月，就有 1 個半月因颱風因素而無法工作。

當年 4 月至 10 月來 8 個颱風，1 個 10 月甚至來 2 個颱風。工作當然要避開颱風日，而事前為保護、區隔探坑須先設置土堤及溝渠，颱風過境時大浪將土堤沖毀、溝渠填平，帶來泥沙及漂流木，發掘工作除須停擺多天，事後全部人力重新釐清及設置發掘探坑（圖 11）。



圖 11 海岸區颱風過後。

其實更艱辛的是未下雨但風大的工作日，例如颱風來前的外圍環流，以及東北季風期，不論烈日或陰天，都是風、沙齊揚，有如沙塵暴，工作人員包裹頭巾，整日暴露風沙中。而遇到西南方向的氣流，臺東不僅無雨，且有機會形成焚風，烈日下溫度超過 40 攝氏度且風速有如輕颱，工作人員鎮日處於焚風中，無法用設施遮蔽，環境非常嚴苛。

當年最後在 10 月 25 日來了納坦颱風，颱風夾帶豪雨，帶上岸的泥沙礫石足有兩公尺厚，自然力回填了探坑，將遺址現象全部掩埋無踪，發掘工作因此暫告一段落。海岸區搶救發掘經驗艱辛，然同時也可體驗古代（至現代）人群在海岸區之環境壓力與發展限制，以及觀察文化遺存受海浪影響之下的堆積模式。

舊香蘭遺址發掘面積不大，僅 700 多平方公尺，出土房屋礫石結構遺留（圖 13）及長方形石板棺（圖 12）等現象，房屋遺留較集中在海岸區，石板棺則全面性分布於遺址，生活面及陪葬器物包含陶器（圖 14、15）、石器、玉器、金屬器、骨角器、琉璃珠、瑪瑙珠等。其中物質文化重要特徵是以蛇紋裝飾器物，蛇紋飾出現在石刀、骨角器雕件及陶器上，顯示是一種相當普遍的裝飾性紋飾。此外，文化層出土琉璃珠、初溶玻璃材料、鐵渣等，證明舊香蘭遺址古代居民有自製玻璃珠之技術。更重要的是舊香蘭遺址出土鑄造金屬器之石質模具，從模具特徵推斷，所鑄造的器物應包括青銅鈴、青銅刀柄等，證實舊香蘭遺址可能也是史前臺灣製造金屬器的聚落。



圖 12 舊香蘭遺址石板棺。



圖 13 海岸邊的礫石結構。



圖 14 陪葬之折腹小陶罐。



圖 15 陪葬之杯形器。

經過長時間研究（李坤修 葉美珍 2017），以及參考碳 14 定年資料，舊香蘭遺址與卑南遺址建構之鐵器時代「三和文化」至少有 3 個發展階段，由陶器簡要視之，第一個發展階段大約在 2310B.P.至 1980B.P.之間，主流陶器裝飾幾何蛇身紋，並逐漸出現小型盤蛇紋，第二個發展階段大約出現在 1980B.P.至 1420B.P.之間，陶器的盤蛇紋漸消失，人形紋大量出現，第三個發展階段大約出現在 1420B.P.至 1240B.P.之間，陶器飾動物形紋及其他抽象紋。而代表華南印紋風格的陶器雖然數量不多，但從早期一直伴隨至晚近。

舊香蘭遺址之三和文化中晚期發展出不同的面相，其中有若干文化要素可與原住民文化接連，也可與島外接連，除陶器紋飾外，可以舉三突脊玉玦、魚鈎及刻有百步蛇紋的骨雕件為例，顯示文化特色及關聯性的重要意義。

首先是三突脊玉玦（圖 16），這件器物在形制上，與菲律賓史前時代的「ling ling-o」或越南「Sa Huynh」文化的三角突玦耳飾較為接近，其在臺灣本島出土，所代表的意義是證明最晚在 1300B.P 左右，這種文化要素從南邊進入到臺灣，或與舊香蘭遺址金屬器或玻璃工藝的發展有密切關係。



圖 16 三突脊玉玦。

其次是骨製魚鈎，骨製魚鈎是舊香蘭遺址骨角器之中相當重要的一項。歷年發掘的魚鈎不下數十件。在 2004 年出土的標本主要以連結式魚鈎為主，除連結式魚鈎之外，還有大型的單件式魚鈎，這種大型單件式魚鈎，證實舊香蘭古代居民從事海洋生業活動能力，超出過去的認知，同時也間接證明他們應擁有純熟的航海能力。

第三件是飾蛇紋骨雕（圖 17），標本相當完整且特殊，是以鹿前肢骨製成，標本一面刻有九條並列的蛇，另一面刻滿圓點加圓圈的紋飾，圖案頗符合排灣族起源傳說中百步蛇與太陽的意象，與排灣族文化有關聯性，其間的文化脈絡有待長期研究、探討。上述物件體積小，卻是文化線索的載體，也是第五展廳的展示重點。



圖 17 飾蛇紋骨雕。

五、採集陶器實體修復

史前時期手工製作陶器具有功能對應上的普同性，也帶有文化特徵性，於考古發掘中辛苦採集而來的陶器或殘片，是辨識史前文化的主要依據，也是展示廳內各文化的代表器物。在展示之前，史前文化陶器實體修復是考古工作一環，也是典藏工作的一環。建館初期的考古工作即訓練參與發掘之助理人員進行基本的陶片拼接工作，並幸得有持續工作者，累積豐富經驗。

以本館執行之考古工作而言，當時東部遺址除卑南遺址外不易發現大量可修復陶器，直至長光遺址史前墓園、卑南遺址三和文化土坑葬、舊香蘭遺址石板棺等發掘後，出土較大量可修復陶器，尤其長光遺址原地破裂的陶器群是當時東部遺址最大一群。

為提高遺址出土破裂陶器可作修復的機率，在採集時就須特別注意。以下略述三遺址陶器的修復。長光遺址史前堆積保存較好之處，其耕土層厚約 30 公分至 50 公分，結構與遺物亦多存在於地表下 50 公分以下深度，發掘時先清除耕土層，保存程度不一

的破裂陶器逐漸露出，石板棺墓葬、礫石列及陶器陪葬品等組成墓園現象，成為主要文化層，存續深度亦約 50 公分。隨著陶器逐漸露出，工作人員先將現象內出土陶器編號並以帆布及砂土蓋住，略混雜的陶片堆初步分辨後暫編成 91 個田野編號，其中可立即判斷器形者包括 21 件罐形器、24 件豆形器、4 件瓶形器及 8 件鉢盆形器，其他大部分為未能辨識器形之腹片。接著繼續發掘其他區域，待現象全部揭露，進行拍照及繪圖後，將陶器殘片一一取出裝袋，運回館內作進一步清理，並選擇保存狀況較好者進行修復。

史前墓園的陶器包括鉢形器、罐形器、豆形器、瓶形器、缸形器、碗形器等幾種類型，各類型中又有所變化。陶容器體積差異大，以高度為區分標準，高度 25 公分以下為小型陶器，25 至 40 公分為中型陶器，40 公分以上為大型陶器，鉢、碗、瓶、豆及小型罐均屬小型陶器，中型器主要為雙豎把高圈足罐及雙橫把罐，大型陶器為甕棺葬具之無把大圈足罐及大陶缸等。以初步已修復陶容器 100 多件為基數，帶圈足陶器即佔 73 件，絕大部分為豆，其次為罐，其中大陶罐之圈足壯實且形狀頗具美感。

卑南遺址三和文化層發掘區出土長型土坑葬約 17 例，即有 13 例墓葬出土陪葬陶罐 30 多個，單一墓葬陪葬 1 至 4 個陶罐。土坑葬是挖出可容直肢人體埋入的土坑，並不像石板棺可框出裝納人身及陪葬品空間，土坑葬陪葬陶器的無棺具保護，似與長光遺址墓園石板棺外祭祀陶器的保存條件類似。長光遺址所在為沙丘，埋藏後可能很快即受人為或自然力覆蓋厚沙層而得以碎裂在原地，而卑南遺址土坑葬所處為壤土層，陪葬陶器亦倖得以保存，相當難得。曾觀察到更難得的情況是，因土坑葬無棺具框出範圍，久而久之，後來者的埋葬行為常可能擾亂到舊墓葬，導致前人陪葬陶器碎裂成陶片堆後又拉散，在極少的機會中，被拉散的陶器殘片竟仍可復原至原陶器體積 9 成以上。

舊香蘭遺址可修復陶器來自石板棺內的陪葬陶器，舊香蘭遺址石板棺約 30 例，在 18 例帶有陪葬品的石板棺中，僅 1 例未陪葬陶質器物，而陶質器物主要為陶容器、陶紡輪及覆蓋在亡者臉部的半個陶罐或大陶片。

由於史前時代低溫軟陶易碎裂，尤其上述遺址之陶工技術高超，製作之大、小陶器多數薄胎，在成堆支離破碎陶片的強固、拼接、支撐、調整等工作中，尤其胎僅 2 至 3 公釐厚的陶器，著實考驗修復者的耐心與毅力（圖 18）。



圖 18 出土陶器多由碎片修復而成。

上述三遺址修復後的特色陶器在第四及第五展廳中成為史前文化代言器物。來自史前工藝者的手工作品，經過當時使用、丟棄、入土及其後各時代擾亂等多項變數，而能偶然出土並被保存，除帶給觀眾穿越時空來到眼前的感動，物件更留給專業研究者在形、質特徵等方面的重要資訊，促成研究成果的產生。

六、結語

物質文化範疇中，器物、現象（建築、墓葬）及研究歸納而得的文化內涵是展示之源頭，然籌建初期的展示卻為史前文化物件缺乏而發愁，筆者等在人力單薄時，藉由館外委託計畫之執行，從卑南遺址出發，採集其他東部遺址資料，並可回過頭來釐清卑南遺址文化內涵。

史前文化內涵可由多方面來探討，研究時應考慮發掘面積、出土材料、研究經驗等限制，作文化詮釋時保留多種可能性，留待後續的驗證與修正，這是本身經驗累積後深刻體會，也盡量反映在對於展示公司提供的展示手法設計之要求。

尤其更加體會一手資料可以建構與解構史前文化，以往至今累積的考古資料有待持續整理、研究，在已有的舊資料中可能有新發現。例如「考古現場」的住居結構遺存間，出土卑南文化晚期的紋飾陶器殘片，所帶紋飾除弦紋、波浪紋之外，重要的是其中有菱格紋及三角紋似在詮釋百步蛇之蛇背、蛇腹紋。

紋飾為手工划劃，類似陶片在 1980 年代臺東車站用地搶救發掘區即有少量出現，「考古現場」出土數量更多，上里遺址同時期石板棺亦陪葬此類紋飾陶器，是相對具有文化特徵的紋飾。此種實線蛇身紋應是三和文化陶器蛇身虛線紋之前身，且可能與臺灣崇蛇相關文化族群有所關聯。客觀上卑南文化晚期實線蛇身紋比起虛線紋，與排灣族傳統陶壺裝飾之幾何形紋飾直接相似度更高。

實線蛇身紋是蛇紋相關紋飾的起始，其發展時間依上里遺址的定年資料可早至距今 2500 年左右。於是，點滴積累的研究成果待醞釀成熟後將繼續成為展示的靈感與內涵。

參考書目

宋文薰、連照美

- 2004 《卑南考古發掘 1980-1982：遺址概況、堆積層次及生活層出土遺物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李坤修

- 2002 〈卑南遺址的新發現及新問題〉。《臺東文獻》復刊 7:40-71。
- 2006 〈臺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及其重要發現〉。《臺東文獻》復刊 12:15-47。
- 2010 〈舊香蘭遺址出土的三突脊玉耳飾及其相關問題探討〉。《2009 南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41-164，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 2010 《臺東縣舊香蘭遺址發掘報告 I：文化層與墓葬》。臺東縣政府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 2013 《臺東縣舊香蘭遺址發掘報告 II：現象與遺物》。臺東縣政府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 2015a 《臺東縣舊香蘭遺址發掘報告 III：文化層的陶質標本》。臺東縣政府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 2015b 〈舊香蘭遺址出土的砂岩鑄模及其來源探討〉。《田野考古》18(1):31-72。
- 2015c 〈臺東縣卑南遺址三和文化內涵初探〉。收錄於林志興主編，《跨越與連結：「國定卑南遺址及其周邊自然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頁 11-35。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李坤修、葉美珍纂修

2001 《臺東縣史·史前篇》。《臺東縣史》。臺東：臺東縣政府。

李坤修、葉美珍

2005 《臺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期末報告》，臺東縣政府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7 《臺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計畫第二期計畫期末報告》，臺東縣政府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17 《失落的文明：從舊香蘭考古遺址看臺灣史前文化發展軌跡》。臺東縣政府文化局。

李坤修、葉美珍、楊淑玲

1994 〈一級古蹟卑南遺址遭破壞區善後處理考古計畫工作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3:37-63。

葉美珍

1993 〈長光岩棺及長光遺址發現簡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2:95-102。

1999 〈舊香蘭遺址出土的石板棺〉，《臺東文獻》復刊 5:43-61。

2001 《花崗山文化之研究》。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3 〈臺東縣城子埔遺址試掘報告（上）〉。《臺東文獻》復刊 9:62-85。

2004 〈臺東縣城子埔遺址試掘報告（下）〉。《臺東文獻》復刊 10:57-90。

2005 《卑南遺址石板棺研究：以 1993-1994 年發掘資料為例》，臺東：臺東縣政府、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12 〈沙丘上的祭祀：長光遺址與城子埔遺址之墓園現象概述〉。《南島研究學報》3(2):1-43。